



神仙公子

III

柳少白著

SHENXIAN GONGZI

2008年瑰丽巨献情纵天下，东方另类武侠经典破天而出！

他自山中来，死生淡定，然难逃一劫。

他从俗世过，片尘不染，却奈何情关。

江湖，世情，纵杂乱，你一笑如清风过。

阴阳，命数，纵无奈，他莞尔如指沙落。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神仙公子

SHENXIAN GONGZI

【II】

柳少白著

一幅烟波浩渺、波谲云诡的江湖画卷。
一对笑傲世俗、俊秀洒然的神仙眷侣。
江湖纷扰，几经周折，
意欲出世总入世，淡看人间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仙公子. [III] / 柳少白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66-9954-0

I. 神… II. 柳…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0011号

神仙公子 [III]

SHENXIAN GONGZI

柳少白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庄少兰

责任编辑: 温远才 庄少兰

责任校对: 谭艳莹

装帧设计: 80图·根子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42千字 插页: 2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三十一章 获救

李怜花没想到一醒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会是一张完全陌生的少女的脸，绝美的脸上泪还未干，却已经在笑了，那楚楚可怜中带着温柔的表情与他的瀚儿竟然有些相像，让李怜花一时也有些心疼了。

“哈纳，他们还能醒过来吗？”雅致的蒙古包内，一个身穿繁复黑色镶金边裙的女子小声问道。那明显异于中原人的白皙肌肤和修长的身体，无不散发着异族风情。此际她那光洁的前额已经皱成了一座小山，显示着她的担心，不过她担心的对象可不是躺在榻上的李怜花和另外一边的方天朗，而是她面前那绝美却过于苍白的女子——他们族的哈纳。

自从救回了这个漂亮的中原男人和他的同伴后，哈纳就没合过眼。如今已经五天了，要是他们再不醒来，怕先死的会是她们的哈纳。

“应该能醒，他们的求生意志都很强。受这么重的伤，一般人早就活不下来，他们却挺下来了。秀吉，你再去问长老要些伤药来！”温润的嗓音轻轻柔柔地扬起。

虽然是回答秀吉的问题，但是她自己也没把握他们能熬过来。毕竟他们的手骨脚骨断了好几段，胸前肋骨也断了三根，听长老说还有严重的内伤，浑身上下大大小小的擦伤碰伤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每次想起这些，她的心就开始涩涩地生痛……



她发现他们的时候是五天前，他们两人隔着三丈远的距离躺在一片很高的草丛之中。若非那日她心情不好，独自躲到草丛中去哭泣，也不会发现他们。若没有救回他，自己如今也不会……

有些伤怀落寞地看着浑身包满白布的李怜花，那沉静苍白的面容即便毫无生气地躺在这里，也俊美得让人不敢直视。从第一眼见到躺在草丛里的李怜花开始，她便知道她一直等待着的是什么了。她身为哈瓦族的哈纳是她的宿命，她在有生之年能遇上梦中的他也是她的宿命。她坚信是上天对她多年的痴念怜悯，才让她终于能见到梦中的人。为此，哪怕要她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也要救回他，狠下心答应长老的请求，只为换取与他相处的短暂时光。

“哈纳，值得吗？”秀吉怎么会不懂哈纳的心呢？陪在她身边时间最长的就是自己了，这三年来，看着她固执地拒绝了长老一次又一次，但在五天前却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毫不犹豫地点了头。这人于哈纳的意义不言自明。只是她还是为哈纳委屈，就为这来历不明的陌生男子葬送一生的青春，值得吗？

“秀吉，别说了，让族人听见，可不好！你悄悄去，悄悄回，可别让其他人生出疑心！”她微皱起秀美的眉结。她是族里的哈纳，除了族长和长老，就属她的身份最特殊，所以一直是远离族人的蒙古包独自居住的。但是，一旦被族人知道她私藏了两个男人在帐里，就是天大的祸事了。如今知道这事也不过就她、秀吉和长老三人，所以真得万分小心才好！在他伤没痊愈之前，她无论如何也得把他保护好。

“哈纳，那你自己小心，我先去了！”最后关照一遍，金边的裙角才缓缓离开。

她轻轻把手放进摊放在被子外李怜花的掌心，幻想他正牵握着自己的手，眼里一滴泪忍不住垂下，“你为什么还不醒来？快点醒来吧，我的时间不多了，怕保不住你太长时间了！你还没睁眼看过我呢？可知我等了你好多年？我每夜都梦见你，你信吗？上天终于怜悯我，把你送到了我的面前，但是我更想见到健康的你，而不是这样的你，你可知道？”

更多的热泪滴落到了李怜花的手掌上，泪水的温度刺激了李怜花

顽强的神经。修长的手指抽搐着，长长的睫毛也在那颤抖着，口中先一步低喃呓语着：“瀚儿，别哭——瀚儿——”

这一切都代表着他终于要醒了，她欣喜若狂，完全忽略掉他开口唤着另一个人的名字的事实，一动不动地盯着李怜花的眼睛，生怕错失他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那五天来紧闭的狭长的眼眸终于缓缓张开一条线，然后慢慢眨动了几下，越睁越大，最后完全睁开来。

“你醒了？太好了！”确定他完全清醒后，她忍不住雀跃。

李怜花没想到一醒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会是一张完全陌生的少女的脸，那绝美的脸上泪还未干，却已经在笑了。那楚楚可怜中带着温柔的表情与他的瀚儿竟然有些相像，让李怜花一时也有些心疼了，“是姑娘救了在下吗？让姑娘费心了！他日李怜花必当重谢姑娘！”

“我叫露易娜，公子别叫我姑娘了！我们族的人都生性直爽，公子就直接唤我的名字即可！”露易娜微微低下头，克制住内心的激动，颤抖着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为了能听到喜欢的人嘴里唤出自己的名字，她不惜撒了个小谎。事实上全族的人除了长老偶尔会唤她的名外，所有人都只会唤她“哈纳”，而不是露易娜。

“露易娜？请问露易娜姑娘，这里是哪里？在下的同伴在什么地方？”从看到她的穿着和面容，以及头顶上方的蒙古包，李怜花判断自己不是到了草原，也应该是被游牧的人所救。此刻听到她的名字，他就更肯定了。只是对着这么一个含泪带笑的少女的脸颊，他即便再急切地想立即看到瀚儿，也只有先礼貌地问道。

“公子别担心，你的同伴睡在那边呢。他还没醒。不过公子不用担心，他伤得没你重，一定能挺过来的！”露易娜连忙让开半个身子，好让李怜花看见同样被包着层层白布躺在另一张床榻上的方天朗。

李怜花一看就知道那人是天朗，瀚儿呢？心一急他就顾不得伤想坐起来，却颓然无功倒回榻上。露易娜大惊，“公子，你还不能起来！你的手脚骨头都断了，胸前肋骨也断了三根，长老说你还有内伤，起码得躺上一两个月才能痊愈！”

“瀚儿呢？为什么只有天朗在？露姑娘，你救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身边没别的人了吗？”李怜花咬牙再试，几次无果后不得不放弃，神

色一片死灰，语声都颤抖了起来。

“公子难道还有一个同伴吗？当时就只有公子和那位公子两个人。把你们救回来后，我还特别再去那附近找过，确定并没有其他人了！”露易娜实话实说道。听到她的回答后，李怜花更是躺不住了。

“不行，我得去找瀚儿！”李怜花挣扎着想要坐起来。露易娜连忙按住他的双肩，惊慌和担心一下子让她的泪聚满了眼眶。她用力地摇头，“不行！求你了公子！你伤得很重！绝对不可能站得起来的！”

“露姑娘，我的爱人不见了，我必须去找他！他还那么小，身体又不好，还那么怕孤单，若是他醒来发现只剩他一个人，他一定会崩溃的！”李怜花的眼睛望着头顶的油布，眼中也泪光盈盈。这话是说给露易娜听，更是说给自己听的。光是想到瀚儿一人孤单的不知流落在何方，他就忍不住焦急心疼。可是该死的，露易娜说得对，他根本无法让自己坐起来，更别说走出这个蒙古包去找他的瀚儿。天哪！为什么偏要这么作弄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分开他和瀚儿！

听闻他已经有了心爱的“瀚儿”，露易娜的心都要碎了。是啊，他这般优秀的男子，身边怎么会没有爱他的女人呢？可是自己这一片痴心真情又该怎么办呢？真的无处可寄托了吗？虽然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真正从他嘴里说出，那痛还是让她有些承受不了。见他不再挣扎着想坐起，她连忙背过身抹了抹泪，咽下满口的苦涩和酸楚，轻声道：“公子你慢慢休息，我去找长老来看看你的伤势！”

李怜花看着她头也不回地跑出去，再看向不远处静寂无声的方天朗，他的心如何也静不下来。瀚儿，你一定要撑住！等着大哥来找你！不管是生是死都得等着大哥！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身穿褐色布衣的老人在露易娜的陪同下来到李怜花的身边。那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上满是智慧的光芒。他缓缓地在李怜花榻边的蒲团上坐了下来，和蔼地道：“公子醒了？可有什么地方觉得不舒服？”

“是老人家您给在下治的伤？多谢老人家。请问在下已经躺了多久了？”想必这个老人便是露易娜口中的长老了，李怜花连忙致谢道。

“公子不用客气。我们族地处偏远，十年也不曾有远客光临，遇上



公子也属有缘，公子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从老朽见到公子那日算起，到今天正好五天！”

老者的话刚完，李怜花的面色就更是难看了，“已经五天了？”该死！但愿瀚儿平安无事才好！

“听哈纳说，公子与爱人失散了，公子现在定然是在担心她的安危，可是？”那老者见他面含深忧，便知他这等着急是为哪般！

“正是。不敢劳烦贵族人代为寻找，怜花只有一事相求——老人家和露姑娘能否帮在下照顾朋友？若在下能找回瀚儿，必回这里重谢二位！”李怜花再度看了一眼依旧昏迷不醒的方天朗，他必须先去找瀚儿！

“公子放心，老朽担保一定治好贵友。只是公子也伤得极重，眼下公子还是安心静养才好，千万移动不得！”老人毫不犹豫地点头。

“老人家，露姑娘，不知两位救在下时，有无看见一个月白色的香袋？”

李怜花突然想起那月白色的香袋里有好几包瀚儿亲手制的伤药，这还是在家的時候，瀚儿看他二哥身上垂挂了一个，觉得很好看，于是才模仿那个亲手给他也做了一个。瀚儿说男人身上放香料不成体统，为了让香袋看上去饱满好看，便塞了一些救命的良药在里面。没想到还真有用到的一天，只是希望那香袋没有在风暴中遗落才好。

“公子说的可是这个？”半晌，露易娜才从身后拿出一个月白色的锦袋。袋口是精心编织的如意结，结下还垂挂两缕流苏，精致极了！

李怜花顿时眼睛一亮，“就是这个！老人家，香袋里有家传伤药，奇效无比，还要劳烦老人家为在下重新敷药！”

听闻他的话，露易娜先是脸一红，连忙放下锦袋便往外走。见她出去后，褐衣老人轻叹一口气，暗道：真是冤孽啊！一边为他拆开布条，一边道：“可能会有些疼，公子可得忍忍！公子如何会重伤倒在我们族地？”

“老人家尽管施为便是！”身体上的疼痛比起失去瀚儿的踪迹，根本不值一提，李怜花面色平静地看着老者把捆绑伤口的布条拆开，一边回答道，“不瞒老人家，我们是遇上了罕见的沙漠风暴，被龙卷风卷

刮至此地的！还未请教老人家尊姓大名，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老朽姓纳兰，这里是漠北草原的最边端哈瓦族的居住地，老朽是族里的长老，救你的便是本族的哈纳……”

老者还在继续往下说，李怜花的思绪却已经在听到“哈瓦族”三个字时就飞了。竟然会这般巧合，关内的时候瀚儿便说要亲自到这里看看，没想到一阵风暴直接把他从沙漠那头吹到了这里。那瀚儿呢？他记得陷入昏迷前他一直都是紧紧抱着瀚儿的，没理由天朗和他一起，而瀚儿却不见了踪影。即便掉落在别的地方，也定然不会离这里太远才是。这般一想，李怜花顿时觉得振奋起来。

“不瞒长老，这里还是我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之一呢，没想到风暴直接把我们扔到这里，不得不说真是巧合到了极点！”

“这话从何说起？”纳兰长老也是一愣！

“长老可认识一个叫塔山的孩子？”李怜花轻缓问道，“在下等出关前曾与塔山所在的商队同行过，有关贵族的事迹和传说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自那便对贵族心生向往，所以计划是要到这里来看看那美丽的泪湖的！”

“竟然还有这等机缘在其中，看来公子果然是本族的有缘之人啊！既然如此，公子就好好在族里静养，待伤好再做打算！”纳兰长老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般，注视着李怜花的面容好半晌，最后还是微微失望地低下头，“公子这伤药该如何取用？”

“把药粉融于水中，把布条浸湿，绑在骨头断裂之处即可！”李怜花并未漏掉他失望的神情，虽然疑惑，却并不想寻根究底，毕竟现在不是管闲事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把伤养好，然后尽快去这周围寻找瀚儿！有瀚儿的伤药，这伤最多五天必能痊愈！

待重新把伤处绑好已经是半个时辰后的事了，李怜花明显感觉伤处不再是火辣辣地痛，反而有些凉凉的，瀚儿的药果不叫人失望。纳兰长老也一并为方天朗换上了新药。不到半个时辰，方天朗便有了苏醒的征兆！

“公子这家传伤药果然神奇！”纳兰长老赞叹不已，“老朽唐突，不知公子可否赐老朽一些？”



“长老客气了，在下二人的性命都是长老所救，那香袋里的伤药都送与长老吧！”李怜花虽手脚不能动，但眼中的诚恳之色已是代替他的肢体做出了感谢！

“如此老朽就多谢公子了！”纳兰慈祥的眉目间一片欢喜！

“在下姓李，双名怜花，长老直呼怜花的名讳即可！”李怜花轻柔地道。

“怜花，我们还没死？”方天朗此时已完全苏醒过来，意识刚恢复清晰，便听到了李怜花的声音。他想挣扎着移动，却发现浑身都疼痛不已。把头朝着李怜花所在的方向转了一下，看到李怜花和他同样躺着，心里的恐慌总算减去不少，“岳瀚呢？岳瀚怎么不见了？”

“除了骨头断了，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李怜花一听他问起瀚儿，神情顿时萎靡许多，随即又努力振奋起来，“瀚儿与我们失散了，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某处等待和找寻我们，所以我们要赶紧把伤养好，不要让瀚儿等太久！”

“怜花，你别难过！我相信岳瀚一定会没事的！”方天朗怎会不知李怜花对岳瀚的感情。岳瀚稍稍吹风他都舍不得，何况岳瀚如今不知掉落在何方。现在他心里估计早就急疯了，连忙安慰他，“龙卷风下都大难不死，我们会后福无限的！”

“天朗，你放心，在没见到瀚儿之前，我不会怎么样的！”李怜花淡淡一笑，带着几分苦涩几分坚定。

“既然两位公子都已经醒了，便不再适合留在哈纳的营帐内了，老朽安排一个新的营帐给两位养伤，两位公子意下如何？”此时一边的纳兰长老插话道。

李怜花一想起自己躺在一个女子的营帐中也满是不自在，毕竟男女授受不亲，让人知道了，对人家姑娘的名节终是有碍。何况露易娜是人家族里的圣女，更不比一般少女，还是避嫌的好。所以纳兰长老的提议正中下怀，当即点头，“长老说的极是，有劳长老了！”

“那两位公子好生歇着，晚些时候，老朽再来接两位公子！”

纳兰长老前脚刚走，露易娜后脚便红着眼进来了，身后紧跟着一个端着托盘的黑衣女子。在李怜花身前坐下后，露易娜从托盘上端过

一只碗，“公子多日未进食，应该饿了，喝碗稞米汤吧！秀吉，你去照顾那位公子吧！”

“多谢露姑娘！这些天让姑娘受累了！”李怜花惭愧地道。

“你就不能不叫我姑娘，唤我一声名字吗？”露易娜本就微红的眼睛，此刻更红了起来，低垂着的双肩抖动着，语声低落还隐隐透着几分哀怨。

这等神情，李怜花即便再无知也不由暗叫糟糕！无意于沾染情孽，且不说他本就不喜欢女子，即便他原本喜欢女子，现如今他已有了瀚儿，便再无接受他人的可能。可是面对这救了他的少女，狠话和婉拒他都说不出口，唯有盼早日伤好，离开此地。

“姑娘是族中圣女，在下一个男子，避嫌已是来不及了，怎还可直呼姑娘的名讳？”

对于李怜花的故作不懂，露易娜岂会不知？只得更加暗自神伤！

那边厢正喂着方天朗的秀吉一脸着急和愤恨，转头便对着李怜花道：“现在才想要避嫌是不是稍晚了些？你们中原人不是最讲礼义廉耻知恩图报的吗？哈纳不眠不休照顾了你五天，该看的不该看的全看了，要论名节早就没了，公子现在轻描淡写的几句就妄图销毁掉一切吗？”

“秀吉，你在胡说什么！”露易娜又羞又气地道，放下手里的碗转身便跑了出去！

一见露易娜跑出去，秀吉连忙放下碗追了出去。李怜花和方天朗同时看向彼此，苦笑无语，看来这情孽还甩不脱了！

直到纳兰长老带着两个勇士打扮的青年把他们抬走时，李怜花也未见到露易娜回来。微微担心之余他也暗松了一口气，真要面对她，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接下来的三天，对李怜花和方天朗来说分外难熬。纳兰长老每次都来去匆匆，神情肃重，像是族里发生了什么大事，连带给他们喂饭的大婢也异常沉默。这样沉重的气息令李怜花和方天朗都隐隐感觉不安。

“怜花，这个哈瓦族处处透着古怪，我有些担心！”方天朗困难地挪动了一下右手。他的伤比李怜花轻，三天下来，感觉明显好了许多，



已经能稍稍活动一下，只是还没有足够的力气起身走动而已。

“他们对我们没有恶意，这点我很肯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只是我们也帮不上忙！”李怜花微微摇头，检视了一下骨头的愈合状况，还是不甚理想。看来五天已是最低限度了，即便自己再急切，也还是得再忍两天。内脏的伤在这两日不间断的调息之下，也已好得七七八八，只是胸前肋骨断裂之处还隐隐发痛而已，“天朗，这次是我和瀚儿连累你了，让你平白受了这骨肉之伤！”

“怜花，你说的什么话？那是天灾，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控制的。反之，我还要感谢你 and 岳瀚，若非你们把我与你们捆绑在一起，我又怎能在这么大的风暴下保住性命？”对于李怜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行为，方天朗不敢苟同。

李怜花闻言露出些许感激的神情，“天朗这么说，怜花心里轻松不少，只是不知道瀚儿现在如何了？”

这句话刚完，心口处突然剧烈抽痛了一下，让李怜花立即白煞了脸。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是瀚儿出事了吗？该死的！李怜花立即挣扎着想从榻上坐起，还未愈合的伤处刺骨地痛，但是心头那隐隐的痛让他根本无法继续安然躺着。

“怜花，你干什么？”见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方天朗瞪大了眼睛。

“瀚儿一定出事了！不行，我等不下去了，我要去找他。哪怕是爬，我也要离开这里！”好不容易坐起，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短短几句话却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一般。

“怜花你别做傻事，你现在的伤根本动不了。我知道你担心岳瀚的安危，我和你一样也很担心。可是，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必须把伤养好才行。赶紧躺下。”方天朗也冷汗直冒地看着他不怕死的行为，大声吼道。光坐起来就已经如此困难了，如何还能出去找寻岳瀚，怕还没到帐篷口，就会痛晕过去，到时伤上加伤就更难恢复，让他如何不急？

“不！我感觉到了，瀚儿现在很痛苦，我必须去找他！”李怜花深深吸了一口气，试图用脆弱的手骨支撑身体的重量。几乎同时，一声细小的“咯嘣”声传来，伤处再度断裂。李怜花闷哼一声，好不容易



坐起的身子再度颓然倒落，却仍然不放弃地想要再次挣扎起来。那原本洁白的布条上已经映出鲜红的血来了，方天朗看得触目惊心，他再也不能坐视他如此糟蹋折磨自己了，“来人啊，快来人——”

纳兰长老和秀吉冲进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李怜花几乎半趴在地上的惨烈模样，两手缠绕的布条已全部被鲜血渗透浸湿，也不由惊道：“公子，你这又是为了哪般？”

“长老，我的瀚儿有危险，我必须去找他。”见自己又被安置回榻上，李怜花的神情更加痛苦，眼中水光隐隐带着几许红色，像是血泪！

纳兰长老快速解开缠绕伤处的布条，果然如他所料，旧有的创口再度断裂，并且这次更加严重，骨头已经戳破皮肉露到身体之外。这般严重的伤现在不是一天两天便能养好，恐怕一年两年也恢复不到伤前的模样，不由痛心道：“公子你这又是何苦！你可知再这般下去，公子这两只手怕是要废了！秀吉，你赶紧准备些干净的温水过来！”

秀吉虽然恼怒他害哈纳伤心，但眼下这般情况也让她动容。为了爱人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天下估计不会有第二个男人了。哈纳终究是没看错人，可惜他这般深情为的却是另一个人。

秀吉端来干净的温水，看着长老重新为他清洗固定伤口，从他紧抿着的唇便知一定疼痛万分，可是这个漂亮的男人硬是不吭一声，却为自己不能去找他的爱人而红了眼睛。严格说，她恨他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毕竟他是真正无辜的人。然而想到哈纳就此为他断送一生的幸福，她还是忍不住难受。这难道就是命吗？

哈纳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泪湖”圣地了吧！

看着长老用“熏香”给他敷面后，他渐渐陷入昏睡中，但脸上却写满了不甘。

“秀吉，你在这里看着他，小心照顾！”纳兰长老也湿了一身汗，伤成这样还如此倔强的病人他还从未见过！

“是。长老放心，在他伤好前，我会看着他的！”秀吉面无表情地道。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方天朗担心地问道。

“公子不用担心，老朽只不过给李公子用了些帮助他睡眠的熏香。

公子想必也不想再看到李公子近乎自残的行为吧！这熏香于他的身体是无害的！”对于方天朗的怀疑，纳兰长老还是好脾气地解释道。

“是天朗紧张了！多谢长老。也有劳秀姑娘了！”方天朗面有愧色。

纳兰长老只包容一笑，秀吉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冷冷地来了一句，“真是小人之心！”

第三十二章 绿 果

12



神
仙
子
〔II〕
东方另类武侠经典·四

岳瀚稍稍使力，茎杆离水的一刹那，那碧绿的果实便立即从枝头脱落，连忙张嘴含住，吞下。回转旋身间，又是几节树枝扔出，却发现原来气泡不止的碧绿湖面竟然转眼间平静无波了。更让岳瀚胆战心惊的是那树枝几乎是立即沉入了水面以下，竟然变成了一汪弱水！

当李怜花陷入昏睡之时，岳瀚也正处于欲望和心疾交织的生死关头。他苦苦挣扎着，而这一切只源于一枚绿色的果子。

话说那日岳瀚沿着碧绿湖岸往被隔断的那头走去，那苍翠之后竟然是另一片更宽广碧绿的湖面。有所区别的是这片湖面不断冒着气泡，像沸腾的水一般翻腾不已，却没有一丝热气冒出，让岳瀚也不由大开眼界。几步之隔竟然天差地别，这等奇异的大自然现象自然紧紧抓住了岳瀚的目光。不过更让岳瀚为之惊喜的是那湖中央细瘦的茎杆顶端所支撑的一枚晶莹透亮的碧绿果子。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传说中的“重生之果”。

据《药玉典》的记载，重生之果：乃阴阳之果，茎杆三尺有余，无叶，不开花，每逢三百年才结一果；通体呈碧绿晶莹之状，性喜水，生长于极纯净之处，汁液芳香无比，对内伤有奇效，也是炼丹的最佳药引；果皮晾干可用于肌肉筋骨再生；茎杆坚韧无比，无坚不摧，作兵器用再合适不过了；果肉更是能治百病解百毒。它可以说浑身是宝，所

以在《药王典》上排行前十。

现在岳瀚所服用的护心丹中就含有少量的绿果汁液，还是玄心大师多年前偶然所得。即便如此，也一直保他的性命至今。可见若当年有整枚完整的绿果的话，岳瀚的心疾是完全能治愈的。

是以突然在这无名之地，绿水湖畔见到这本以为只在传说中才有的“重生之果”，岳瀚的惊喜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只要服下它，自己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蹦蹦跳跳，可以不必再担心会与大哥生死两绝。难道那前程迷茫之卦竟然是指引他来这里吗？“吉凶难辨”的卦像中，他们已经先经历了风暴的凶险，而现在见到绿果不是正代表着“吉”的到来？

欣喜过头的岳瀚完全忘记了应该多思多想一下，只度量着岸边离绿果之间的距离，便轻折了若干黄杨树枝干在手中，试探着抛出一节于湖中。树枝在水面稍稍停留便被不断冒出的气泡吞没，不过仅就这一小会儿，对于轻功高绝的林岳瀚而言，也已足够借力换气了。他不再犹豫，凌空伸展之间人已掠向湖面上空，手中树枝接连抛出，身形顿降，脚尖轻点，踏水凌波间如履平地般轻松，片刻间便已到了那绿果生长的所在。

水上不比岸边，不容思索间，素手伸出，握住水面三寸以上的茎杆处，稍稍使力。茎杆离水的一刹那，那碧绿的果实便立即从枝头脱落。岳瀚连忙张嘴含住，吞下，回转旋身间，又是几节树枝扔出，却发现原来气泡不止的碧绿湖面转眼间竟然平静无波了。更让岳瀚胆战心惊的是那树枝几乎是立即沉入了水面以下，竟然变成了一汪弱水！

急切间已来不及思索缘由，他连忙顿住自己急速下降的身形，在离水面只有一寸的地方停住。二师父教授的“登天梯”心法终于及时派上用场，摇曳生姿间，岳瀚仿佛爬楼梯一般，一步一步拔高了身形，往岸的方向走去。每一步都移动得极为缓慢，看似散步般闲散，然而那额头布满的细密汗珠却揭示他举步间的艰难，毕竟稍有不慎便会落入这“鹅毛不浮”的弱水之中。

好不容易一脚踏上湖岸，人已有些脱力地跪趴到地上喘气了。回头再看身后这突然死寂的湖面，原先碧绿如洗的湖面如今竟然已经一



片死黑，黑沉得完全看不见底。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从他摘下绿果后的一刹那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古籍和药典里都没有记载过摘下绿果后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变化，岳瀚疑惑地看看手里碧绿的绿果茎杆，那整个服下绿果后又该如何？此刻岳瀚才为自己之前的冲动后悔！

调息片刻后他站起，临水一照，居然看不清自己的五官，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透着死亡的气息和仿佛要把人拉入其中的魔力。诡异之感立即从岳瀚的心底升起，他连忙后退两步，揽目四顾，神色不由又黯然下来。这个湖的周围全部种满了高大的黄杨树，密密麻麻，把整个湖泊围绕在其中，别说活人，根本连半个活物都没有看到。

迟疑了片刻，岳瀚还是决定往来路返回。这个湖泊太诡异了，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太过诡异，不宜久留！

不过才转身之间，人已无力地倒落地上，从手脚处逐渐蔓延的酥麻感正快速占据岳瀚的半个身体。该死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绿果的药性开始散发了？

那酥麻的感觉渐渐侵占了全身，仿佛挑动了他体内所有的酸软神经，慢慢地大脑已经完全感知不到四肢。没有疼痛感，身体似乎完全被放松了起来，然而从丹田处陡然形成了一股火热，也以同样迅猛的速度沿着七筋八脉，向全身各处冲击，使得本就酥麻的身体各处神经又如遭受火刑炼狱一般，霎时痛彻心扉，让他忍不住痛哼出声！

那火热的气流冲到头顶百会穴后，便趋于缓慢。岳瀚趁此深吸一口气，知道痛苦不会这么轻易便结束，随后而来的怕是更难熬。果然不出片刻，那股气流竟分成两路，沿着任脉和督脉以更迅猛的速度再度返冲回内腑，把岳瀚折磨得苦不堪言。自己本身的真气，早已经完全找寻不到，除了忍痛，没有别的办法。如今只能期望这绿果的药性能尽快挥散开来，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要忍受多久！

这一熬，竟然便是两天三夜。岳瀚便在酥麻和剧痛间反复煎熬着，本就瘦削的身子更是清瘦得可怜。好在剧痛也在慢慢和缓，想着药性也该被吸收得差不多。岳瀚仰天看着太阳缓缓升起，新的一天又来临了，他咬紧牙齿，干涸的唇瓣轻启，不服输的眼神望着天空，“大哥，我们都要熬住！瀚儿很快就会来找你的！”